

清朝满文避讳漫议

罗盛吉

(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, 台湾 新竹)

摘要: 康熙帝名玄烨, 满文拼作 *hiowan yei*, 故原拼作 *hiowan* 之“玄”字, 或拼 *yei* 之“邨”字, 此后仅能作 *siowan ye*; 汉字则有“弦”“弦”等字缺末笔之变。满文避讳之字音与汉字官话声韵演变关联甚重, 原本应作 *hiowan* 之团音“玄”“悬”“轩”等字, 康熙朝以后改作 *siowan*; 原本为 *siowan* 之尖音“宣”“旋”“选”等字, 仍为 *siowan*。*hiowan* 音避写, 而 *siowan* 音不改。满汉避讳皆未见 *siowan* “宣”应避之理, 故曹寅之弟曹宣改名曹荃, 绝非缘于避康熙帝满文之御讳。

关键词: 满文; 避讳; 尖团音; 汉语官话拟构; 曹宣

中图分类号: H221 文献标志码: A 文章编号: 1000-7873(2014)02-0017-07

一、概说

避讳, 或狭义而言即所谓讳名, 为过去中国文明上一重要特色, 相关研究专著已有不少, 如陈垣《史讳举例》^[1]、王建《中国古代避讳史》^[2]、范志新《避讳学》^[3]、王新华《避讳研究》^[4]等。研究讳名, 除可用于版本校勘、解释古文书之疑滞外, 亦可用以考论中国文化心态之演变, 而相关之语言学现象亦多, 为解读中国文化史不可或缺之一环。王建、范志新、王新华等学者多已注意到此现象并非汉民族所特有。然而, 将之由原始相对松散之习俗改造为高度制度化之一种文明内涵, 则仍以汉民族或受汉文化所影响之诸民族为世界之最。^{[2]293-299 [3]15-18} 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, 皆曾与汉民族有或深或浅之互动, 从而亦或多或少皆有与讳名相关之制度。关于辽(契丹)、西夏(党项)、金(女真)之讳名制度, 已有数篇专文, 如韩小忙《西夏避讳制度初探》^[5]、王建《论辽、金、元三代避讳》^[6]、王曾瑜《辽宋西夏金的避讳、称谓与排行》^[7]、黄纬中《略论辽金的避讳》^[8]等。其中, 黄纬中《略论辽金的避讳》一文举史传与碑刻资料为证, 具体描述辽、金在汉文讳名上之演变; 并指出, 作为满洲前身之女真族“从太祖、太宗以来便讲究避讳, 对于触犯者的处分很严”。惜受限于文献残缺与解读困难, 学界迄今似未见就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语等本身之讳名现象加以深入、细致之探讨。过去学者主张“元初诸帝不习汉文, 安知有忌讳”, ^① 不确! 拉施特《史集》第二编中已有如是记载:

“拖雷”[一词]在蒙语中是镜子的意思。自从拖雷死后, 镜子[一词]迄今犹须避讳(*nām-i ġurūq*)。镜子的突厥名为阔思阔(*küzgü*)。为避讳起见, 如今蒙古人遂称镜子为阔思阔。^[9] 则蒙古人很可能早于未入中原前已有讳名观念。^[10] 《大元通制条格》卷8《臣子避忌》提及元成宗登基后, “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, 教更改了”, 又提及元武宗登基后, “各处行与文字, 犯着咱每名字的有呵”,

收稿日期: 2013-12-12

作者简介: 罗盛吉(1976-), 男, 台北人, 博士研究生, 主要从事满文清史研究。

① 陈垣此节所举诸例, 割裂单字而言其未讳, 恐非蒙式思维。陈垣《史讳举例》,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, 1987年, 第164页。

教更改了者”二者所指显非汉字“铁”“穆”“耳”“海”“山”字样,而系蒙古语。^①唯此类观念是否受汉文化所影响,犹不得而知。

女真族之后身满洲,似自有清(金)肇建伊始,即已有讳君名之观念。唯就满文而言,似皆未就如何敬避君上御名作具体说明。后人亦少有正式撰文探讨者,仅黄俊泰《满文对音规则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》^[11]、Kam Tak-sing(甘德星) *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*^[12] 两文稍稍及之;又稽古站《论清代姓名的满文避讳》一文亦有具体文献举证,唯该文作者之汉语声韵学知识似稍有不及处。^②自康熙朝以降,图籍繁多,可资对比者伙,或可稍以之探索此现象。

二、太祖、太宗、世祖朝满文避讳

满文为一拼音文字,故其借以避讳之手段主要亦似以回避同音为主。太祖努尔哈齐、太宗皇太极、世祖福临三朝,命名皆非由汉语,加之译音字初非一定,故诸汉字皆毋庸讳。惟就其满文而言,似可知避讳现象已然存在。太祖之名难见于原始档册,太宗之名仅可见于太祖朝之无圈点档册,^[12]至于世祖本名 fulin,终清之世不再见用,^③而其派生形 fulingga 则常用于其他满人命名。

此处犹可再稍稍申言者,太祖本名,或主张其义为“野猪皮”,后世书作 nuheci 乃避写形式。笔者疑其非是。虽早期满族人名诸如 yoto “傻公子”、hayangga “放荡者”等,命名理路与汉人士大夫层不尽同。^[13]当然,汉族民间底层之命名理路亦未必尽同于士大夫层。唯此处可疑者在于:第一,赫哲语“野猪皮”亦作 *nik ‘ət ‘ə*^④,并非 **nik ‘ət ‘ə* 赫哲语之 *ti* 等在满语常作颞化型 *ci*,但赫哲语似不应亦同时改读作 *nik ‘ət ‘ə*;第二,且满语有现成单词 *nuhen* “一岁野猪”,若原型中有 *r* 音,此字不应连带改写去除 *r*;第三,*ci* 确实似指“来自某物身上”,*ɳimaci*、*ihaci*、*ulgiyaci* 乃至人名“殷达瑚齐”皆此类。然而,若 *nurgaci* 亦属此类,则“穆尔哈齐”似不可解。且其后满人犹有以 *-rhaci* 命名者,如祜尔哈齐(或作呼尔哈齐、琥尔哈齐)、伊尔哈齐、哈尔哈齐、布尔哈齐等皆是,未必皆能以满语说明。若曰其乃出自蒙古语 *-γčī*,则前方之 *r* 亦待解释。笔者以为此处似仍应存疑。

至于太宗名讳,何以竟似在译写蒙古称号时全然不讳?亦一有待解释者。同时代蒙古人似亦多有以称号或佛教法义为名而全然毋庸讳者,疑与之相类。

三、康熙朝满文避讳

清世祖诸子以汉语命名者居多,近支宗室更排以辈分字,等同于优先以汉语命名,故其满文讳名之体现亦在汉语官话之同音字上。具体言之,举凡满文拼及与所讳者同音之字样时,即需避改。然而,此处关键即在当时汉语官话,尤其官话雅音之特色。不知当时官话雅音而论及满文避讳,不免失于流觞。

以汉字而言,康熙朝对民间是否注意避御讳或未尽留意,但宫廷中显然早已注意及避御讳一事。例如,玄武门改称神武门。玄武门本紫禁城之北门,玄武典故盖取诸象征北方之灵龟,终有明之世仍其称而未改。不过,康熙版《大清会典》“朝门禁例条”称:“(顺治)九年题准……其余……不许由东华门、西

① 诚如陈垣《史讳举例》所指出者,“铁”“海”“山”等个别汉字皆未尝避。笔者疑此处蒙古语之避名不算入复合单字,故有元后期似不见单名 *temür* 者,而名中带 *temür* 者则仍常见。

② 稽古站《论清代姓名的满文避讳》,参见 <http://www.ourjg.com/bbs/simple/?t8893.html>。

③ 康熙间满语字书《大清全书》收有此字,释义为“天命、承受”,参见沈启亮《大清全书》,沈阳:辽宁民族出版社,2000年,卷14,第26页。其后所有官方字书《清文鉴》系列、民间字书《清文总汇》等俱不收此字。

④ 此字凡数见,拼法小有差异:后接他词时似采弱化型态 *nik ‘ət ‘ə*,参见凌纯声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第265页“野猪皮鞋”、第274页“野猪神”,单独型则作 *nik ‘ət ‘ə* 或词首鼻音消失之 *jik ‘ət ‘ə*,南京:中研院史语所,1934年。

华门、神武门进”^[14]，似是顺治年间已然改称。查孙承泽于康熙初著《天府广记》(书中记事有“我世祖”字样)，该门仍称作“玄武门”，^[15]未另作说明。若该门早在顺治九年(1652年)已不知何故改名作神武门，似不应如此。应是康熙帝即位后，宫中有意避康熙帝御讳方改其称。至少可以肯定者，至迟康熙十一年(1672年)，《起居注册》中该门已作神武门。^[16]而金海一《燕行日记》己未年(朝鲜肃宗五年，清康熙十八年，1679年)正月十六日中亦载有清方要求朝鲜讳“玄”字之记载，其后亦见朝鲜肃宗十五年、二十四年《实录》，分别要求讳“玄”“烨”二字。若曰康熙时期讳例不严，恐未必然。

至于满文，则有昭陵神功圣德碑为证。康熙帝名玄烨，满文拼作 *hiowan yei*，^[17]原本顺治朝拼若 *hiowan* 之“玄”字，或拼若 *yei* 之“邨”字，在此后便仅能作 *siowan*、*ye*。如唐史中“房玄龄”之“玄”仅能作 *siowan* ^[18]①；春秋时鄆虎言胜邨之策于赵衰，其“邨”与“烨”于官话中为同音，此字记音为满文时，初作 *yei* 非 *ye*。这里涉及官话也斜韵之满文拼字问题，疑即便雍正帝亦不甚了了。^[19]此处有二关键点：第一点则常为今人犯错之所在，即尖团音，或指汉语精组细音字与见晓组细音字之差别。^②官话尖团混淆之现象或可追溯至明中叶，早期蒙、满人于译汉字音时亦常混淆二者。唯大抵于顺治十一年(1654年)后，各类御制满文翻译汉籍中，显然有意识地区分尖团音：前者作 *ji-ci-si*，后者作 *gi-ki-hi*，两类区分判然。第二点在官话也斜韵之满语表现法。此点虽在一般拼字稍有错乱，在乾隆朝两种《清文鉴》中则系统相当一致：作 *-(y)ei* 韵。

故而，原本应作 *hiowan* 之团音“玄”“悬”“轩”等字，于康熙朝以降改作 *siowan*，至于原本即为 *siowan* 之尖音“宣”“旋”“选”等字，则仍旧为 *siowan*、*hiowan* 音避写而 *siowan* 音不改。满文避讳与汉文避讳则各行其是，互不相碍：汉文有“弦”“弦”等字缺末笔，在满文则仍作团音 *hiyan* 而不改，遂与 *siyan* “仙”判然有别；满文避“悬”“轩”等字改作尖音，汉字乃至反切法中则全不更动。此在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之拼音中相当清楚。^③而在《琴谱合璧》中，或因受传统反切法影响之故，竟有两处忘却满文应避之案例：“玄”字满汉对音凡13，唯卷11作 *hiowan*，余皆作 *siowan*；“轩”字凡5，余皆作 *siowan*，唯卷4乃作 *hiowan*。^④而在清圣祖撰《昭陵神盛功德碑》上，“玄烨”作 *hiowan yei*，由于该碑为皇帝以裔孙立场为祭山陵而亲撰，故毋庸避讳。实则早期尖团混淆时，满文塞擦音常作尖音之 *ji* 与 *ci*，擦音反而常作 *hi*，例如，早期拼“朝鲜”作 *coohiyan*，拼刘备字“玄德”作 *hiowande*。康熙朝满文改 *hiowan* 作 *siowan* 可谓简单明了。由此可知，所谓“曹宣改名曹荃乃为在满文上避康熙帝之御讳”云云，不确。

曹寅之弟曹子猷即家谱中之曹宣，周汝昌先生就其名字互训已作出解释。^[20]唯改名之可能理由甚多，倘曹宣果真但因避康熙帝御讳而改名，以其兄曹寅与康熙帝亲近之利，乃敢以“荔轩”为号而不避“轩”字，岂非违制更甚！其实在康熙年间，敦郡王胤誩所生皇孙即以 *hung siowan* “弘暄”命名。此后高宗皇子中犹有名“永璇”者，*siowan* 毋庸避，其理甚明。反而“奕譞”之“譞”字，“许缘切”在官话本应与

① 参见释坚融、罗盛吉、黄一农《清初词学大家成德名讳新考》文中小注所列证据。

② “尖”“团”术语虽属晚出，此处为方便仍使用之。又，此处“尖团”区别，采音值相去较远之传统所谓齿音与牙喉音之对立。此为《圆音正考》用此术语之本意。参见冯蒸《尖团字与满汉对音》，见《冯蒸音韵论集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61-473页，初发于1984。

③ 有少数例外，例如，“玄武”在康熙初改作“神武”，《清文鉴》汉字沿之不改。然而，在 du Halde《帝国志》中该词仍作 *Hiuen ou*。事实上，当时西人依官话雅音拼汉字音者，多半尖团判然。

④ “轩”字“虚言切”，音本应同“掀”。故《西儒耳目资》中作 *hiên*，《圆音正考》中亦作 *hiyan*。然而，在晚明北京音韵书《合并字学篇韵便览》之《合并字学集韵》中，“轩”字已兼列于“二十一湍韵”之晓母细音中与“二十干韵”之见、晓母细音中。从而，乾隆四年(1739年)满文本《八旗通志初编》中“刘国轩”之“轩”作 *siowan* 避讳作尖音，“轩辕氏”之“轩”却又依传统音作 *hiyan*。又 du Halde《帝国志》介绍中国简史时，“轩辕”作 *Suen yuen* (Tome 1er, p. 275)，疑系受俗音影响。在冯秉正所译之《通鉴纲目》已将“轩辕”作 *Suoan yuen* (Tome 1er)，而唐玄宗与唐宣宗则仍分别作 *Hiuen-tsong* 与 *Si-uen-tsong* (Tome 13ème)。其余，宪宗 *Hien-tsong*、敬宗 *King-tsong*、僖宗 *Hi-tsong* 俱依团音书写，异乎朝鲜 *Tchao-sien*、李靖 *Li-tsing*、西安府 *Si-ngan-fou* 之尖音。du Halde 书同。

“玄”同音,满文乃依与声符“囊”相关之常见字“还”读若 hūwan。满汉避讳皆未见 siowan “宣”应避之理。在《圆音正考》,“玄”类字仍列作团音,而明书“敬避俱用尖音”,但分类仍与“宣”类有别。

四、雍乾以后满文避讳

至于雍正朝,御讳“胤禛”,满文拼作 in jen。御讳之上一字,在稳定后,除宗室原“胤”字辈汉字改“胤”作“允”而满音亦改作 yūn 外,大抵其余官话中含异调之同音字“音”“银”“隐”“印”等之满文拼音多作 yen。见诸文献者有雍正朝奏折中“张寅”之“寅”,以及另折中言及“华阴县”之“阴”。至于御讳下一字,在雍正朝似以改作 jeng 为主。又雍正朝规定夫子御讳“丘”字 kio 音当避,在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中则仅见到 munggan “邱陵”之“邱”避作 ki 音,其余“求”字等则仍拼作 kio。

乾隆初政,在汉、满讳制上似皆稍有放松。以汉字而言,例如,“玄”字在雍正朝原规定改字作“元”,乾隆朝或改以缺末笔之“玄”等,就汉文讳制而言,有清一代亦非全同。^①至于满文,则有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权作规范。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为乾隆朝所定,用以规范译音用字之书。^[21]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聚珍堂《清汉对音字式》于扉页上标明“内附敬避字样”,并于康熙以降各皇帝名讳同音处俱各加以说明。^②该书对敬避字样似有具体规定,而实际运用时又似未必尽循同一方法。

kio 球:因与“丘”同字符(孔子讳),^③故书写时避写作 kiyeo。^④

ye 野:因 yei 与“烨”同字符(圣祖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ye。

yen 音:因 in 与“胤”同字符(世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yen。^⑤

jeng 珍:因 jen 与“禛”同字符(世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jeng。^⑥

hūng 宏:因 hung 与“弘”同字符(高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hūng。

lii 礼:因 li 与“历”同字符(高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lii。

yong 永:因 yung 与“遇颙”同字符(仁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yong。

miñ 敏:因 min 与“旻”同字符(宣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miñ。

niyeng 宁:因 ning 与“宁”同字符(宣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niyeng。

ju 珠:因 ju 与“淳”同字符(文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jū。

šuwen 顺:因 šūn 与“淳”同字符(穆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šuwen。

tiyan 添:因 tiyan 与“湑”同字符(德宗讳),故书写时避写作 tiyañ。

① 实则即便同一乾隆帝,亦因时因事而有别。前期相对宽松,汉文《起居注册》中屡见陈弘谋之弘仅缺末笔,并未强求改字。迄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忽焉趋严,见范志新前揭书第411页。其故为何犹待探讨。

② 《清汉对音字式》聚珍堂新镌,光绪十六年(1890年)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之道光版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并未明附“敬避字样”字眼,书中亦不曾言及“以某字恭代”字样。唯该书在依拼音字头顺序排序下出现部分不协调,例如,原本应作 in (与世宗御讳中“胤”字同音)处却书作 ing 等,显见纂辑臣工已有意识地在满文书写上予以避讳。又黄俊泰文中引及故宫博物院藏本《枢垣杂记》一书,亦有清楚叙述;惜台北故宫似无该书,笔者迄今未之能见。

③ 满文无声调标记,故汉语官话诸如“球”“丘”皆以同一字符表示。

④ 道光版同。唯实际上亦可见作 ki 者。kiyeo 之 eo 平常用以拼由求辙无介音之韵尾。

⑤ 道光版作 ing。实践上可见者以作 yen 居多。

⑥ 道光版同。通常虽避 jen 作 jeng,惟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或因强调正确表达满、蒙、汉各语读音之故,遂常作 jeñ。此处之满文尾 -n 为普通之 -n 左方添一点,姑且以 𐰃 表之。实际音值并无不同。参见黄俊泰前揭文。

由上可见,满文讳名避写,实际上多以近音字甚至即同音字之不同拼法加以表达。^①

此处笔者拟对当中二者稍做说明。第一,“贞”字及以此字作声符者:传统本应作-ng韵之“贞”字,于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卷3封诰类之akdun sargan jui“贞女”并卷7书类之jekdungge“贞”俱作jeñ,仅卷29jekdun moo“女贞”作jeng。盖此字口语或早已转入-n韵。早期满文对译如官书《御制翻译诗经》《御制资政要览》《御制翻译大学衍义》《日讲四书解义孟子》《康熙朝起居注册》,私人译书如《翻译潘氏总论》《满汉西厢记》等中俱如此。而满文所拼之汉语-n与-ng之混淆,亦几乎仅见于以“贞”作声符之字。换言之,仅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禛之名为例外,其余以“贞”字作声符者在顺治、康熙朝多已改作-n韵。至少在满人之汉语官话音中,并无所谓“当时人读‘禛’如‘征’”一事。在雍正朝后则但为避讳故,甚至“镇”“振”等字亦多拼作jeng。^②第二,字及此字之官话同音者:此类字在入关前至顺治、康熙间,多半拼若hūng,并不作hung,其故或在官话晓匣合口音之舌位较后(早期ū、u当有别)。然而,康熙间为皇孙“弘”字辈之命名,则一反常态,改采hung此一拼法。笔者推测盖康熙帝当时已预估及满文避讳一事,刻意采取罕用拼法亦与汉字采取罕用字以便于避讳相同。合并诸文献,可见,顺治期已尖团有别;但贞字变成收-n尾;康熙朝皇孙“弘”字辈拼音特殊,逮乾隆帝即位遂又变回原拼法。

由于除康熙朝少数特例外,满、汉讳名改避似属各行其是,互不相涉。^③故笔者稍疑满文讳名初非学自明人处,而属金源故习。特于入关后再参照晚明避讳规制加以规范化、严格化而已。或正以此故,又缘“译音无定字”故,清初三帝御讳之个别汉字皆毋庸讳。唯其满语单字,则当敬避。

光绪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1149,“八旗都统公式”项下关于姓氏命名中,有三条记事或与满文讳名制度有关。

例1.(乾隆)五十七年谕:从前八旗官员兵丁名内,有与大臣等同名者,已降旨令其改易矣。夫与大臣同名,尚行改易,况与宗室近派王公等同名,反有不行改易之理耶?且如保太即与裕亲王之名相同,凡系旗人命名,均应避忌此字。旺扎尔、那木扎尔,皆系身与同时,乃以此字命名伊子,甚属错谬。而保太又并未改易,公然称谓至今!始至福消获罪。着交八旗都统将现在八旗人等之名,尽行查明。如有似此相同者,令其改易外,嗣后生子命名呈报该旗时,该旗都统等务各切实查覈。设有滥行命名者,实时改易。

例2.咸丰四年议准:镶白旗监生铁柱、钢柱二名,因与御名音同敬避,与寻常捐纳监生更名不同。“柱”字均准改为“林”字。

例3.光绪七年复准:满洲繙译生员溥容、文生员溥受,因名上一字,与宗室辈分“溥”字相同,准其改为“普”字。^[22]

第一例似表示前此即使大臣名亦应避改,唯似不严格,此条《嘉庆会典事例》未收。第二例则避嫌名之例,现象虽早,而具体诏敕谕旨出现极晚,且似未载入正式条文中,仅作“事例”载之而已。第三例,盖当时已不必避同音,仅为不与宗室混淆而另改同音同训之异字。

反之,嘉庆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870,“八旗都统公式”项下,则有相关之二条记事:

① 参见黄俊泰前揭文。实则,笔者以为,其中数个所去无几之拼字如in与yen、hung与hūng、li与lii、yung与yong、ning与niyeng、ju与jū、šun与šuwen等组,恐怕真实读音全无差异。后期满语u与ū之混淆,参看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卷30yengguhe“鸚鵡”;补卷4yenggūhe“鸚鵡”、asin ujuṅga yengguhe“金头鸚鵡”。其余本即同音之min等更仅在字符上做文章,并非异音。

② 此处所谓满文拼汉语,所指为后期音译较准确后者。早期吸收汉语时则多有满洲化之现象,词尾俱改-n。例如,mujan“木匠”sanjan“参将”、dutan“都堂”、miyoocan“鸟枪”、hiyan“香”、hūwašan“和尚”、doocan“道场”、pojan“爆仗”、šatan“砂糖”、iducan“一堵墙”、wailan“外郎”等。falan“珥瑯”亦应在此类。

③ 故满文书写上改其声或韵之字,如“玄”“禛”等,在官定汉文书如《佩文诗韵》中则但缺其末笔,而并不改动其声韵配属。甚至诸如欧洲人或朝鲜使臣等译写此类字(或同音字)之官话音时,若非直接译写自满文,则仍多与正常官话字音相同。

例 1. 嘉庆八年奉旨: 各陵名清语俱系敬谨尊上。即如“恩特和墨”“瑚图灵阿”“额勒登额”“孝顺阿”“安巴灵武”“额勒和”“托漠宏武”之清语, 均非臣下命名所应用。着交八旗, 令现在大臣内有以此等清语命名者, 即着自行具奏更改。官员兵丁内有以此等清语命名者, 即着呈明该管大臣更改。嗣后八旗臣仆, 俱不得以此等清语命名。所有黑龙江副都统衔总管色尔衮原赏之巴图鲁名号, 着改为强谦巴图鲁。

例 2. (嘉庆) 九年谕: 昨据纪昀奏称: 四川省贡生员等, 有因敬避陵名汉字, 呈请改名, 咨部核办之案。因令查取原案呈览。一系该省县丞樊泰, 详请改名“樊仲翔”, 经勒保咨请部示, 业据礼部咨驳; 一系贡生张景超, 由该学政钱枻飭令改名“步超”, 请换给贡单, 礼部尚未札复。前因山陵称号各清语, 非臣下所当命名, 应行一律更改, 当经明降谕旨, 专指清语而言。至各陵称号汉字, 臣民等如有以景字、泰字等字命名, 而下一字系龄、林等字者, 两字相连, 两音相叶, 如策丹、玉福之原名者, 是以更改。其专用景字、泰字等字命名者, 原不在敬避之例。勒保系满洲大臣, 非不晓文义者, 且外任封疆。乃率据樊泰原详咨请部示, 已属拘泥不晓事体! 礼部所驳甚是。钱枻身任学政, 辄将贡生张景超易名步超, 呈请换给贡单, 尤属不通! 勒保、钱枻均着传旨申飭, 并将此通谕中外, 一体遵照。^[23]

其中第一条亦见于光绪朝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 1149, 第二条则见略。然而, 第二条于探究满文讳名却极有价值。第一, 陵名之满语于命名时须敬避: 即, 永陵 *enteheme munggan*、福陵 *hūtingga munggan*、昭陵 *eldengge munggan*、孝陵 *hiyoošungga munggan*、景陵 *ambalinggū munggan*、泰陵 *elhe munggan*、裕陵 *tomohonggo munggan* 之陵名字样不得用以命名。^① 第二, 唯该汉字等除非与“陵”之同、近音字相连, 否则毋庸避改。第三, 汉字母庸避改, 似当为满洲大臣之常识。此处所及满语单字诸如 *enteheme* (长远)、*hūtingga* (有福祉的)、*eldengge* (有光辉的)、*hiyoošungga* (孝顺的)、*elhe* (安、缓) 等, 皆常见于各类满文文献, 未见避改。更甚者, *eldengge*、*hiyoošungga* 亦为常用人名。^② 此二条事例是否仅系嘉庆帝所新增, 姑且不论。惟此事例说明:

其一, 为敬谨尊上而敬避特定满语单字, 不得用之命名, 确有其例;

其二, 此类敬避仅限于满文满语范围, 换言之, 以 *enteheme* 为例, “恩”“特”“和”“墨”四字单独出现毋庸避改勿论, 即便其译字“永”字, 但不接“龄”“林”等字样, 亦毋庸避改。^③ 满语讳名系以一整个单字为单位, 且此习俗应为满洲大臣所知晓。由此当可推测: 即便自太祖朝始已有满语讳名现象, 所在乎者亦非个别汉字。着重在汉字一字一音, 盖自顺治帝所命名之康熙帝始。

五、结论

满文避讳现象可用以判定部分满文文献之版本。唯亦有后起书依据早期版本刊印者, 如雍正朝满汉对照《三国演义》仅汉字有避, 满文全然未改。大致而言, 出现某避忌现象则可断定该书大抵出自某时代后。

又, 自顺治中晚期以降, 官方满拼汉音尖团分明, 应予注意。因而所谓“曹宣改名曹荃乃避讳”一说, 甚难成立。至于“贞/祯/桢”等字样, 在官话中转入 -n 韵之时间甚早。然而, 或者因受传统反切所影响, 偶有少数依古典作 -ng 韵者, 数量相对罕见, 疑早非口语。其余“征”等字何故未改? 有待思考。

① 《清稗类钞》中亦有相似内容, 且系于顺治九年(1652 年)。惟内容中避及圣祖景陵、世宗泰陵, 疑有误。参见徐珂《清稗类钞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 年, 第 5 册, 第 2149 页。

② 即如宗室中以 *eldengge* 命名者有 25 人次之多, 以 *hiyoošungga* 命名者亦有 12 人次。参见宗谱编纂处编《爱新觉罗宗谱》,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1998 年, 影印 1938 年重修本, 册 30, 第 208-209、211、854 页。

③ 旗人以“恩”命名者极多, 《爱新觉罗宗谱》索引“恩”字开头即跨页 215-233。至于以“永林”“永龄”为名者, 亦不乏其人, 当再详考其是否皆在嘉庆九年(1804 年)之前。参见《爱新觉罗宗谱》, 册 30, 第 215-233、926 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垣. 史讳举例[M]. 台北: 文史哲出版社, 1987.
- [2] 王建. 中国古代避讳史[M].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2.
- [3] 范志新. 避讳学[M]. 台北: 学生书局, 2006.
- [4] 王新华. 避讳研究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7.
- [5] 韩小忙. 西夏避讳制度初探[J]. 宁夏社会科学, 1994 (5).
- [6] 王建. 论辽、金、元三代避讳[J]. 贵州文史丛刊, 2002 (4).
- [7] 王曾瑜.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、称谓与排行[J].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, 2005 (5).
- [8] 黄纬中. 略论辽金的避讳[J]. 史学汇刊, 2010 (26).
- [9] 拉施特. 史集[M]. 余大均, 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5: 87.
- [10] J. A. Boyle. 关于兀外尼书中若干蒙古宗王的称谓[M]//黄时鉴, 译. 黄时鉴文集[M]. 上海: 中西书局, 2011: 310-317.
- [11] 黄俊泰. 满文对音规则及其所反映的清初北音音系[J]. 台北: 国文学报, 1987 (16).
- [12] Kam Tak-sing.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[J]. *Studia Orientalia* 87(1999). pp. 133 – 148.
- [13] 吴春娟. 试析满族人名与文化[J]. 满语研究, 2004 (1).
- [14] 伊桑阿, 等. 大清会典[M]//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. 台北: 文海出版社, 1992: 17.
- [15] 孙承泽. 天府广记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86: 52.
- [16] 康熙朝起居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: B000125.
- [17]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.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(第64册)[G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89: 117.
- [18] 清世祖. 内政辑要(满文)[M]//故宫珍本丛刊.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1: 37—38.
- [19] 黄俊泰. 漢清文鑑의 漢語 한글轉寫에 대한 音韻論的研究[D]. 서울: 成均館大學校, 1985 碩論: 83 – 86.
- [20] 周汝昌. 红楼梦新证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6: 53.
- [21] 嵇璜, 等. 皇朝通志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台湾: 商务印书馆, 1986: 14.
- [22] 崑冈, 等.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[M]. 台北: 启文出版社, 1963: 21 – 24.
- [23] 托津, 等.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[M]. 台北: 文海出版社, 1972: 21 – 22.

Preliminary Research on Manchu Name Taboo

LUO Sheng – ji

(Hsinchu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istory, Taipei, China)

Abstract: Qing Dynasty's *Taizu*, *Taizong*, and *Shizu* emperor were all named in Manchu, so there were no name taboos. Qing government became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name taboo since emperor Kangxi's period. Emperor Kangxi's name is *xuanye*, Manchu *hiowan yei*, in order to taboo, Manchu *hiowan* is corresponding with *siowan*. The taboo character is greatly related to Chinese mandarin. *hiowan* changed into *siowan* in Kangxi's period, the way of writing was changed whereas the pronunciation was not changed. This is why *Caoyin*'s younger brother's name *Caohiyuan* changed to *Caosiyuan*.

Key words: Manchu; taboo; palatalized sounds; mandarin reconstruction; *Caohiyuan*

附圖



故宮滿文班學員畢業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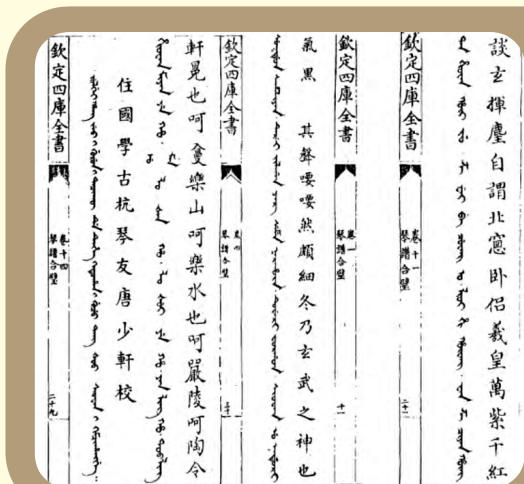
黑龙江左岸旧瑗瑋上下江示意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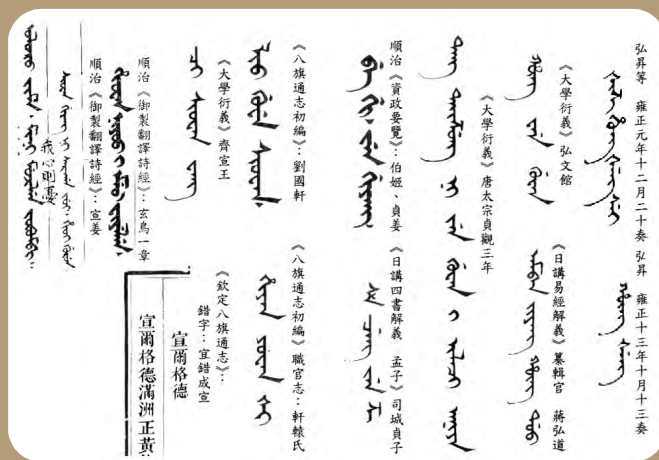
故宮滿文班學員上滿語課

上右《滿文〈黑龙江左岸旧瑗瑋上下江示意图〉初釋》附图

上左、中：《故宮博物院滿文教學概述》附照
下：《清朝滿文避諱漫議》附图



“玄”“軒”二字的滿文拼寫



尖團音的滿文記錄